第九十二卷

鱗介部

龍

龍生九子　龍門　畫龍
白龍皮　龍水圖　豢龍
白龍

龜　蛇

三兆　龜寶　龜妖
印龜　靈蛇髻　蛇鬭
神蛇　蛇瘟　蛇妖

壁蛇

黿　鼉　附海鰌

染指　齧虎　放黿

妖鼉　猪婆龍　巨鰌

諸魚品

海魚　魚竹魚產　魚母魚爺

丙穴　沲魚　商魚

鯷魚　夢魚　井魚

屋魚　魚書　魚定數

罪魚　魚泣　知更魚

鱉 蟹 螺 海鏡

腹鱉 放鱉 西湖鱉
蟹稻 不識蟹 蟛蜞
金鴈池 海鏡瑣蛣

卷九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九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鱗介部

龍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屓贔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重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爲龍又林登曰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

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卽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其龍水浚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三秦記

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馬眼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物如博山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其性畏鐵又畏楝葉及五綵綿其聲如戛銅盤涎能發衆香天火與人火相反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以火逐之則焰滅矣蟫史

白龍皮李德裕當盛暑時會客以金盆漬之於坐側

須史凉若高秋 類纂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來貨或得之將練爲衣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雲仙友議

古有豢龍氏長安有豢龍戸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於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華州刺史訥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内乃二細鰍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鰍投水内魚倒水中相

趑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逡巡穴已數尺闊其人諮訥曰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搦入瓶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中朝故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申之間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熖熖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千餘間席捲而去船千餘舸墜地為虀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千餘人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震澤新聞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隱而顯其言人之過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左傳

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于淺沙中得一琉璃瓶中一龜長寸許旋轉不停而瓶項極細不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夕忽覺舟偏重視之則衆龜層疊就

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衆龜遂散旣而話於海船胡人曰此龜寶也稀世靈物苟得而藏何慮寶藏不豊於是惋嘆不已金華子

開皇中掖庭内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禁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床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床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滅隋志

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餘干亭見人籠龜于路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

龜首廻屈三祝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
悟乃取而佩焉會稽后賢録
甄后既入魏宫宫庭有一緑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
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
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
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宫人擬之十不得其一二採蘭雜志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一人長丈着黄衣
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
厚相報明日食時君出溪邉敵從北來我南往白帶者
我黄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

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丈於溪中相遇
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因引弓射之黃蛇死日將暮復見
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去甚勿復來來必爲
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
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
我語君勿更來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
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皆長八尺俱張
口向之射人即死玄怪録

宣和間蔡州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
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

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旣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人梁師成梁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兎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寓簡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艇欲從何山路往易村登舟未幾即偃臥自取葦蓆蔽其上舟纔一葉展轉欬謦必相聞而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

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懼汗流復覆之凡行六七十里始抵岸步扣舷警之奮而起則儼然人形與初來時不少異腰間取錢二百償顧直舟人不敢受道其故婦笑曰切勿泄言我從城中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則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隱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殆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徂夏疫厲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少寧六月復然當日蛇歸再還也夷堅志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

喑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惟生六女無有一男女無緹縈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

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便嚙咋寄從後斫得數
劍痛急蛇因踴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
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緩
步而歸越王聞之聘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
有賞賜自是東市妖絕 搜神記

正德戊寅南雍外西號墻中有一蛇長數十丈大如合
抱木頭如甕因身常陷墻中隨磚縱橫成形中土皆化
去一號中有一氣孔如小錢大廣西一生某因清明家
人出偶坐舍中惟見雛雞聲哈哈出孔中彼知有蛇矣
窺之但見兩目如炬即白之大司成命鄰號二十楹盡

移空乃以長小竹末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如震霆二十榼連墻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云隨白守備聽令小教場軍所剉爲段扛棄江中白醉瑣言

黿　鼉　附海鰌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左傳

天寶七載宣城江中黿出虎搏之黿齧虎二一瘡虎怒拔

黿之首而虎瘡甚亦死宣州志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置于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既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走去時有胡盧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恠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盧先生倒屣迎門忻然謂韋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韋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托求識君子便可借行韋良久思量

知聞閒無此官族因曰先生但爲某決窮途胡盧曰君
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當自詳之相與杖至通利坊靜
曲幽巷見一小門胡盧先生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
門延入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製度
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極姝美先出迎
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而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
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韋盡
禮先拜韋驚卽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
錄韋未諭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此
豈容酬報韋乃矍然知其黿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

羞流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出文字一通授韋曰知公問命故輒于天曹録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盧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盧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授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嘗實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

一官日月無所差異洪州廳前有皂筴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旦樹忽生花韋遂去官至中途而卒初韋過元長史頗恠異之後每過東路即于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者安有中橋之患胡蘆曰迍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蝡蠕皆一時不免也又何得異焉河東記

焞煌李鷂開元中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為江鼉所舐俄然復生一鷂與之無異鷂之本身謂鼉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家奉妖鼉

就任為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赴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之鷁以狀對靜為符書於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晨衙為巨石所壓乃復本形時張說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檝送鷁赴郡家人妻子乃信故今舟行者不敢瀝血波中 獨異志

南都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蓋豬婆龍於下搜抉故也以其與國同音嫁禍於黿朝廷又以與元同音下旨令捕盡然岸崩如故有老漁過曰當以炙豬為餌以釣之釣之而力不能起老漁他日又曰四足爬土石為力耳

當以甕通其底貫釣緡而下之甕罩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乗此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衆曰此鼉也老漁曰鼉之大者食人卽世之所謂猪婆龍汝等告天子江岸可成也衆問姓曰晏姓倏爾不見後岸成太祖悟曰昔救我於覆舟山是云晏公遂封爲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以爾雅考之有冀曰鼉狀如守宫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碕岸國憲家猷

宋趙㒨謫珠崖自雷州浮海而南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

手令勿語恐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髪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閉目坐船内凡經兩時頃聞舟人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頃所見巨鰌也能吞舟平生即舟人未嘗覩 宋紀

諸品魚

東方之大者有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產則百里水爲血 神異經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没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没上下取之 后山叢談

流水之魚背鱗白而味美止水之魚背鱗黑而味惡鹹產者不入於江淡產者不入於

海江南以東羊白而豕黑江南以西羊黑而豕白小史集雅

鯔魚凡諸魚欲産鯔輒以頭衝其腹鯔魚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衆魚之生母也禽蟲述

瓊州文昌縣有魚翁井水極清洌相傳泉與海通有一大魚頭白俗呼爲魚翁人呼之輒出埤雅

東南有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穴内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水入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水經注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字也居宋城門

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傷良謹也風俗通

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内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養魚經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着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粮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

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搜神記

昆明池漢武帝鑿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遊戲于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鈎而放之帝後得明珠三秦記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井中三魚一金鱗一如常一半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俗呼高皇食鱠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

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巳剞之魚而遊泳不死亦可異也陶朱新録

魏時有二魚長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爲吉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巺於屋鱗介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之象後關東敗果應之魏志

昔宗美思桑姊不見俟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美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姊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逹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形

霞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遥遥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慠慠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脩誰作長河水化作瀐瀐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欵馳想託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紈素製魚盛書更是一事 玄散堂詩話

吳郡漁人張翮子於太湖釣於巨魚腹上有丹書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付張翮于近建昌地淳熈八年春南城縣境久雨溪漲漁者於岸滸設網罟前此郡無大魚極不過一二斤是歲民楊壽子置

網於章山支港及收之覺其太重獨力牽挽不能勝遂爲所困同業者三人共劬之乃一魚絶大騰躍于中徐徐曳至岸百計攻刺死凡重百斤熟視之額上隱隱有鮮紅字衆人皆村甿無以識者一士人至爲釋之曰三渡入朝門四渡遭大水下稍却逢楊壽子彼村多楊氏取此魚者正楊壽子云 夷堅志

鄱陽彭仲光有漁湖在郡三十里外當秋暮水落與仲子大辨往其處觀漁人設網罟終日不得一鱗甚訝留宿岸傍村舍大辨夢黃衣卒數輩持杖歐罪數千人皆束縛駢聯男女相雜羸形悴態以次入水悉附膺大哭

若不得已而墮辨驚覺以告父明日舉網魚充滿其中
仲光感之爲之不忍食夷堅志

宋諸暨縣令華依普賢儀法不令人捕江湖内魚後奉
詔諸闕夢江湖中魚爲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
者去矣吾衆不免烹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囑後來宰
邑者本誌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
卧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
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
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

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採蘭雜志

鱉 蟹 螺 海鏡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剉腹視之得有白鱉青頭赤眼甚鮮淨以諸藥內鱉口中終不死後有人乘白馬者馬溺濺鱉縮頭藏血乃試取溺灌之豁然消成水病者頓飲一升卽愈 志怪録

黃德環家人烹鱉將箬笠覆其釜見一鱉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環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

身覺甚冷及曙檢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鱉在上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葆光録）

宋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曰張公至柰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葢數定莫逃物能前知如此（西湖志）

埤雅云蟹未輸稻則不可食蟹始窟穴於沮洳秋冬交則大出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

蚤夜觱沸指江而奔蓋吳人稉稻常在秋冬之際蟹出取芒夫差之時蟹盛故稻無遺所謂蟹荒 鉛槧

關中無蟹秦人收得一乾蟹士人以爲怪有病瘧者取去懸門戶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筆談

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翼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成都舊事

廣陵王龍潭寺僧有夢數百人求濟者翼早見人擔螺蛤往市忽憶所夢贖放于潭數日忽于潭上獲一小盆

非銅非錫非瓦非石持歸以爲盌晨起索盌忽見禹餘粮子盈于中詢之其徒云某昨置數粒耳僧不之信試貯菽麥白銀等一夕皆充仞僧始寶之于是以所積金盛修刹宇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器僧云此水宮神物也無上事不可妄費乃取擲于潭遂化爲金鴈飛去人目其處曰金鴈池 輿地志

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盤殼相合以成形外圓而甲甚瑩潔有少肉如蚌胎中有紅蟹子如豆而螯足皆具海鏡饑則蟹子出拾食蟹子飽則歸腹 越絶

瑣蛣似蜂有一蟹在腹中爲出求食淮海人呼蟹奴一名海鏡 江賦 止

第九十三卷

昆蟲部

蠶　蝶

八蠶　寡女絲　池蠶
金椎子　金蠶絲　蠶牛
蛺蝶　化蝶
虱　蠅　蚊
虱語　衣虱被虱　虱癥
虱報　鬢虱　辨虱
青衣小兒　納蚊　射蚊

蜂　蟻　蠹魚　鼃

蜂王　蜂舟　蜂仙

蟻王　脉望　懐土曳腸

式蛙　投蛙　鼓吹

天使　蔓蛙　禁蛙

蠱虫　蜥蜴　螳蜋　螻蛄　蝗　金蠶　鞫通

蠱毒　十二時蟲　蔓飲麻膏

廻車　破械　蠶蝗

夏亡　嫁金蠶　吐綬

怪哉　銷麥蟲

嬪氣所生　陸顒食麪

卷九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九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昆虫部

蠶　蝶

吳都賦云鄉貢八蚕之綿丹鉛錄云永嘉有八輩蚕一曰蚖珍蚕三月績二曰柘蚕四月績三曰蚖蚕四月中績四曰愛珍蚕五月績五曰愛蚕六月末績六曰寒珍蚕七月績七曰四出蚕九月初績八曰寒蚕十月績凡蚕再熟者皆謂之珍此八蚕之實也鉛槧

蚕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

傍孔壁中視鄰家蚕籬箔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不甚
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琴
絃彈之有憂愁哀慟之聲問女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
者莫不墮淚 說林

大軫國有靈泉池以五色甃池採大柘葉飼蚕於池中
池中有挺荷疾風不能動大者濶三四尺蚕經十五日
即入荷中蚕可五六寸爲繭形如斗自然五色人繅之
以織神錦 孔帖

旁㐌新羅國人有弟甚富旁㐌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
與其隙地一畒乃求蚕穀種于其弟弟蒸而與之㐌不

知也后生一蚕大如牛食葉數樹不足弟知而殺之四
方百里蚕飛集其家謂之蚕王四隣共繅之不供轂惟
一粒穗長尺餘旁㐌常守之忽鳥啣去㐌逐之上山鳥
入石罅旁㐌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衣共
戲一小兒曰你要何物一小兒曰要酒小兒露一金椎
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美炙羅于
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椎揷于石罅旁㐌取其椎而
歸所欲隨擊而辨因是富侔國常以珠璣贍其弟後其
弟效之為群兒所執令築康三板拔其鼻如象而歸酉
陽續俎

代宗嘗幸興慶宫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有軟玉鞭遂命碧金絲爲鞘其絲即永泰元年彌羅國所貢者其國有桑枝榦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長可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琴瑟杜陽雜編

北境農民王友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娶邑人秦彪女天性很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或經年不相面諒常乞蚕種于兄秦以火煏而遺之諒妻如常熳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伺

諒夫妻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詣之詐女往庖下直入蠶房蠶臥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聲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震怖魂魄俱喪急促夫歸因病心顫踰日而死及諒蠶繭皤然如甕繰之正得絲百斤 夷堅志

常有人游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嶺南志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嘆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

夜即有黄白蛺蝶數萬飛集于花間光煇照耀達曙方
去宫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于空中遂
得數百于殿内縱嬪御追撲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
金玉也其狀工巧無與爲比而内人爭用絲縷絆其脚
以爲首餙夜則光起于粧奩中其后開寶厨視金屑玉
屑藏内將有化爲蝶者宫中方覺焉唐書

虱　蠅　蚊

三虱在豕上相與語一虱曰奚説一虱曰爭肥饒者又
一虱荅曰肥豕不虔臘相與聚食其瘦者人乃不殺也
韓子

齊江泌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褁置壁上恐虱飢死乃復置衣中后終身無虱北堂書抄

楊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清異志

賈躭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至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効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疾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悵然無知豈其藝未至而叟天

降之災乎然其聞帥府博學多能盖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衛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倘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後父語子曰吾病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苦厭人語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肢稍

輕飲之不巳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
旬日而愈他日賈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
在否吏報今巳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
虱癥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
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然何因而愈遣吏問之
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會
昌解頤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
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旣非一人矣今君
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隕嵩

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一絲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盖是夜有刺客來害嵩其人有古劍利甚着處便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瞯之無恙也訪得虱事始知其夢盖虱代嵩死也 魏生禁殺錄

王荆公入朝虱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墨客揮犀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决相謂

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即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荅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餺飥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荅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后吃餺飥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長公外紀

苻堅將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大蒼蠅集於筆端驅來復去俄而長安街巷人相

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泄勑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等嘆曰其向蒼蠅乎 代醉編

齊桓公臥于栢庭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悒悒白鳥營營是必飢耳因開碧紗之幬進之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噤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嘘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潰敗矣 金樓子

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一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歌謠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

庭上升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鬪而死士人被劊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燈爲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辭窮復脫褌東方朔

蜂　蟻　蠹魚　蠹

蜂每歲三四月則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蜂王乃相蜂所生也相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盖無此蜂不能成蜜至七八月間相蜂盡死相蜂如不死則群蜂飢俗謂相蜂過冬蜂族必空蜂王大如小指不螫蜂無王而盡死有二王而即分分蜂之時多老王遜位而出所分之蜂均挈其半未嘗多寡從王而出者未嘗復回飛

止必環衛蜂王皆有隊伍行列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分次撥發花少受罰野花開時蝦蟆所掠鼇蚤所粘者十去其三每一百蜂往有七十四房如菜花盛時十去其一二爾○蜂每日有三朝陰陽變化錄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舡爲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此類也拾遺記

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建蘭若庭多古栢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咏

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華採花置其傍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有僧竊聽之一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吡吡子與青桐君奕勝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爲扎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云禪師舉籠放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居蘇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 酉陽雜俎

吳富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一蟻着一短蘆走一頭廻復向一頭甚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蘆着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向其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后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刼盜昭之被横錄爲刼主繫歳餘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着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及也既寤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原化記

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

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望當中天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服 原化記

蝦蟆懷土雖取以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蝦蟇曳腸於水除草上纏繳如索日見黒點漸深至春水時鳴以聒之則蚪斗皆出謂之聒子 全雅

越王句踐慮伐吴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

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爲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 韓子

荊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 誠齋襍記

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内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荅曰我聽君鼓

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 南齊書

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動盪喧豗執燭入視見一蝦蟆大如三斗釜即命人用大銅盆覆之客曰夫蝦蟆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巳亾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酉陽雜爼

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冐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穊蠹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 北夢鎖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爲州民某民居之有年矣春夏之交每苦群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尾片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曰群蛙自此毋作聲至今絕焉東園友聞

蠱虫　蜥蜴　螳螂　螻蛄　蝗　金蠶　鞠通

蠱毒中州他省會所無獨閩廣滇貴有之行廣右見草有斷腸物有蛇蜘蛛蜥蜴蜣螂食而中之絞痛吐逆十指俱黑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吐水不沉嚼豆不腥含礬

不苦皆是物也又有桃生蠱食魚則腹變生魚食鷄則
腹孕活鷄滇畜蠱甚衆不害人其神多蛇蟾騾馬之狀
取死兒墳土洒床下置蠱神于上其土或化爲錢貝又
李月山叢談云廣南中夷人多能變爲猫犬一種嫡人
亦能之夜攝人魂魄食其屍骸爲人捕則不能化其本
形孟密所屬地羊寨亦有撲地鬼能易人心肝腎腸及
手足而人不知離寨而死剖腹多木石又一種蓄蠱者
忽令人胃中生土一塊土内生稻芒針刺心而死名稻
田蠱北邊固亦有之 五岳遊草 十二時蠱出南海若大
蜥蜴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黄傷人立死

既潛噬人急走籬落上望其死者家人哭又名籬頭蟲事物紺珠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釭噏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西湖志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對曰此螳螂也其爲虫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人必爲天下武勇廻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韓詩外傳

廬陵太守龎企自云其乃祖非罪繫獄墻上有螻蛄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盡去有頃復出行形體稍大乃復與食如此數月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掘壁爲大穴乃破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龎氏世祀螻蛄 搜神記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集異志 天虫蝗蝻是也

戎馬生於郊則出昏亂之世賄賂公行則生奸邪執政

則生主海內兵亂夏桀之世出而夏亡
金蚕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
之嫁金蚕卒以黃金釵器錦緞置道左俾他人得焉福
清縣有訟金蚕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
蝟入捕必獲矣葢金蚕畏蝟蝟入其家金蚕則不敢動
雖匿榻下墻罅竟爲兩蝟擒出之又嶠嶺多蜈公動長
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虫多延行井幹墻
壁上蜈公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虫必自落於地蜈蚣爲
局縮不得行托胎虫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縮然後
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者必取托胎虫

涎輒生擣塗焉痛立止金蠶毒若鬼神蜈蚣若是強大
然皆一物一制如此說海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弦
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皆有一孔若蛀者一日
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之則皆速朽袖
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則有一綠色虫出背
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竹筒中竟去自是彈唱琴
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
寶也謂之鞠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
尤愛古墨鳳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賈子說

林

怪哉　銷麥蟲

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虫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盡具先驅旄頭馳還以上聞時東方朔在屬車帝令往視之還對曰此虫名怪哉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嘆曰怪哉怪哉嬪氣之所生也此必秦故獄處丞相公孫弘按地圖果秦獄也上曰當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須臾糜爛上笑曰東方生真先生方朔別傳

吳郡陸顒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麪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後爲太學生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等航海梯山來觀文物之光願與子交歡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旬餘群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顒遂僑居于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旣

坐胡人挐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于君幸望許之且我所祈于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虫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虫則我以厚價易之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虫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虫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但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君果遷居焉又此虫稟天地中

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即以麵斗餘致其前蚕食之立盡旣而以筒盛其蚕又金函扃之命顒致于寢室謂顒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輦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而去僅歲餘群胡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顒與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蚕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青衣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

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
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
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瑶碧冠帔霞衣捧絳帕
藉藉中有一珠徑上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
琛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顒至寶來矣即命絕燎
自鼎中收垂置金函中其垂雖鍊之良久而跳躍如初
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甚無懼顒即執胡
人佩帶入焉海水豁開鱗介辟易遊龍宮入蛟室珍貝
惟擇繞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億萬之
貨矣巳而又以數品遺顒貨于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

富其后竟不仕老於閩越中　宣室志

劉氏鴻書卷九十三　終

第九十四卷

錄異部一

祥徵

黃爵赤頭　受命於天　盟津

卯金刀　天璽　三餘

夢隧牀下　雌雞爲雄　瓦礫不絕

女主　白龍飲池　鏡中影語

樓閣之狀　毋后相　郭雀見

著立　棋卜　梟鳴

宋捷　太平四字　上上一畫

朱公善人　縞素攀髯

卷九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錄異部乙

祥徵

黃帝將興有黃爵赤頭立於日傍帝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爵者賞也余將立大功乎春秋異郵

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東西竪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啞然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

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龍乃曳尾舍舟去吳越春秋

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疾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於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論衡

孔子夢三槐間豐沛市有赤飈起呼顏回子夏往觀之見赤蛇化爲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高祖起豐沛金樓子

漢元后在家嘗有白鷰啣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

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寳錄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西京雜記

梁武帝時童謠云王氣在三餘乃於餘干餘姚餘杭爲厭勝之法時長興有餘干山餘甖水餘魚浦而陳武帝實生其處 鉛槧

唐高宗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欻墜于床下爲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客話之滿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曰何謂也滿曰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欻是數也墜床是下也蛆趨附也羣蛆共

所食者是億兆趨附至尊之象也甚吉貧道爲沙彌日嘗工易再爲公占之卦成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帝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其後即位即命復營其寺賜額爲興義寺以太原帝舊宅產業並賜之永充常住今寺內圓夢堂及塑師像並在 洛中紀異

唐高宗時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爲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唐人目則天之世曰牝朝后

初稱周方具告天册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仙童長二三寸執刀剗削斯須視之失去周字人以知唐必復興山堂肆考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擲瓦礫五六夜不絶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絶翌日拜相酉陽雜俎

唐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玄象

推筴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成復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屬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爲血讐卽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乃止談賓錄

唐太宗未建義時常飲酒晝臥劉文静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睡覺謂文静云醉中酒

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體猶濕也寓簡

唐中宗爲天后廢於房州仰天而歎因抱一石於雲中心祝曰我爲帝此石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語曰即作天子未浹旬踐居帝位獨異志

肅宗初爲皇太子天寶十三載觀安祿山有悖逆之狀恐危宗廟遂精神祈夢其夜夢故內侍普寂等二人舁一案覆以黃帕自天而下直至帝前素版丹書文字甚多既寤所記者惟四句曰厥不云乎惟祺惟時上天所

保福祿不虧十五六載玄宗幸蜀留上在後宣諭百姓賊追至渭圵便橋已斷水瀑漲無舟楫上號令水濱百姓歸者三千餘人渭水可涉又遇潼關散卒誤以爲賊與之戰士衆多傷乃收其餘衆圵上軍旣濟其後皆溺上喜以爲天之佑時從上惟廣平建寧二王及四軍將士纔二千人自奉天而圵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圵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爲天子之氣自是紫雲擁帝所乘馬聚散不時至平涼郡路傍遇一伏兎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上初發平涼有

彩雲浮空白鶴前引出軍之後有黃龍自上所憩屋騰
空而去上行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壮渡
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迴軍趨
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於後彭原郡受冊太上皇下
誥曰間者日抱戴赤雀白狼之瑞接武薦臻此皆黃帝
聖敬之符孝友之感也　冊府元龜
郭祖受命討守貞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貞
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貞猶
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毋后
相也守貞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嬰城無砲材

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旣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 畫墁錄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旣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頸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甕甕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頸項自愛汝之雀啣穀汝之鴈出甕乃亨顯之時一日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緉藏之將以作節馮得之滿搏醉歸臥門外其婦勃蹊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

甕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瞉稍近登位之後遂晰瞉馮秉旄鴈自甕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畫墁錄

世宗在民間嘗與商頡跌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嘗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五代史補

顯仁后在北地未知高宗卽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

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令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 揮麈錄

常顥舉進士時貧窶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江報光成名絡繹而顥畧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來集環牖繁上顥逐而復還謂僕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罹灾患及禁鼓鳴榜至顥已登第然則鵩止梟鳴果不祥乎 朝野僉載

○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

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臥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人禍續墨客揮犀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壞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歸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

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爲吉兆以動衆君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鶴林玉露

元至正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草木子

元至正君衰政亂劉福通徐眞等以妖術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有司莫敢誰何我 太祖尚潛草野禱諸石固神曰元德既衰九土麋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

倡義以拯衆與之否乎訣云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
步循規矩於是歸鄉里收殘民數百屯於滁陽忽有義
兵來歸者三千卒練之明年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
路遇一術士上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與士曰願
書字覘之上即掣刀畫一字於地下士俯伏拜曰土上
一畫臣獨知爲王也上六月斬紅巾諸盜又明年春圍
集慶路與元兵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堅守江
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
役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
驛兒即對云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大喜蠲其役大奮天

縱之勇後三年集兵十萬又三年集精兵七十餘萬一戰而取荆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而閩海悉從四戰而席卷全齊所過都邑勢如破竹不數十年奄有天下唯僞漢陳友諒未降上率三萬騎大戰於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幟上書蕭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卽漢鄼矦也神讋鬼慄玄兎青海崑崙大漢交趾鐻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戊申建元洪武卽皇帝位說海

我明仁祖先家於泗後徙濠梁所居密邇一蘭若與其主僧交頗厚僧每欽服仁祖之純誠一夕望其舍火光

燭天爲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忍殃之乎彌月而仁祖至僧咭之答曰此夕婦生一男恐有觸汚故久不來踐佛地初無囘祿之禍也男卽高皇帝云 庚巳編

弘治十七年蘇城專諸巷有百姓病歿到地府見閻君披籍看之言汝筭未盡放令却囘其家宮室服用盡如人世但怪王及卒吏皆着縞素私問之人云陽間天子崩故爲戴孝耳百姓得活私爲所親說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厭代○按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末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之俱入寢殿見上升輿甲馬引從而去后數月乃有攀髯之泣今此百姓所見亦隔越半歲其事畧同

耳談

終